



夏日遇荷

马立强

我醉在一片红荷中了！此时此刻，坐在烟水茫茫的湿地公园一隅，乱石错落的荷塘边，淋着稀落的雨点，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碧荷，赏碧荷之上青盘托红的荷包，赏娇羞半开、迎风偃舞的红莲，赏颤颤巍巍的金蕊，还有不远处翠鸟、苇莺欢快的鸣叫声，出壳不久的野鸭随母亲亲游弋的嘤嘤声，青蛙一呼一应的呱呱声。此情此景，若有三五知己，以池塘为壶，以荷花做碗，以雨为琴瑟、以蛙声鸟鸣为鼓吹，可酒可茶，一杯一杯，“但愿长醉不复醒”，不是吗？

这一次与荷花相遇，纯属一时兴起。因为要去访友，今天起得早，看天空半阴半晴，我忽然想起六

月的花事，何不趁清晨微凉，顺路到城边的湿地公园与荷花来一场夏日之约？

到达公园时，离我约定的访客时间早了一个小时。此时，薄云疏雨，微风清凉，“水阔雨萧萧，风微影自摇。”抬眼一望，我闯进诗境里了！

公园很大，早些年我在城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无论春夏秋冬都常来，有时带着孩子，有时陪着朋友。我最喜欢去的是南侧一处相对独立的池塘，两排柳树与草坪中间点缀的花树，将它和公园主水面隔开，地方不大，亲切如老家的庭院。一个人来的时候，我不会满公园乱走，只爱坐在岸边的长凳、石块上，看远处粼粼波光，听近处翠鸟、苇莺的啼鸣，还有远处树林里群鸟齐聚的合唱。清空心头杂念，静享自然——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
池塘是一段狭长的水域，长约300米，宽处20多米，水位明显高于另一侧的水面，是公园里相对独立的景致。池塘的水不知来自何处——我猜测是通过水泵管道从康王河提引而来。池塘东侧立着两块巨石，底部堆叠十几块大块卵石，错落参差，似挡又泄，既充当简易水坝，又是别致的踏石。一脉细流常年不急不缓地漱石而下，从高处漫向低处，一路汇入下方康王河，自成一叠细泉。池塘中段靠岸建有一座六角亭，堪称整方池塘的点睛之笔，立于亭中可浏览整片水面；向北透过树隙，还能望见湿地公园对岸风光。平日里，常有游人在亭内持萨克斯、二胡等乐器自娱自乐。亭子北侧铺有木质扇形平台，直抵水边；亭北架一座木桥，将被隔开的两处水域相连。木椅、木桥、木栈道、木平台，与周遭花草树木相融，相映相融，浑然一体。

木桥的北侧岸边长着茂密的芦苇，几只苇莺叽叽喳喳地欢叫着，似乎在比谁叫得响、叫得亮、叫得频次更快。这片区域平日很少有人来，一个人走一走、坐一坐，安静如岸边垂柳，松弛似水上飞鸟。身侧自有无数生灵相伴：游鱼、青蛙、蜻蜓，彼此互不惊扰，鱼愿游则游，蛙愿跳则跳，蜻蜓愿翩飞便翩飞。有时也会遇同来赏景之

人，皆是闲散自在的模样，相视一笑，擦肩而过，心里默默认为他是“知己”。花事盛放的时节，孩子也喜欢来这里，他们活蹦乱跳地欢笑声让池塘里的野鸭子、青蛙、苇莺、翠鸟全都敛了歌喉，悄无声息地躲到荷叶下、芦苇丛里和高大的柳树上，好奇地偷看，直到孩子们走远。只有蜻蜓、小鱼不怕孩子，该怎么飞就怎么飞，该怎么游就怎么游，逗得孩子欢呼雀跃、追逐嬉闹。

虽然这里算不上赏荷胜地，但是安静，少人打扰。岸上长满芦苇、菖蒲、鸢尾，却遮不住阔大如伞的荷叶，挡不住亭亭玉立的荷花，从此岸到彼岸，全是藏蕤的生机。我沿着南岸一条用光滑的卵石铺成的小路向东而行，一颗颗圆润卵石探出地面，踏于其上，身心不由得舒缓松弛。这条卵石小路似在轻声提醒路人：慢慢走，好好欣赏啊！

池塘散发着淡淡的淤泥腥味，却无伤雅趣，荷花的香气弥漫着，足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田田的碧叶和撩动心绪的红荷上。雨点一阵疾一阵缓，落到荷叶上，像是落在雨伞上，有一分力量，还有二分婉约，细细听，似乎还能辨出荷花诗词的平仄韵律。雨滴在荷叶上点成玉露，汇成琼浆，轻轻一斜，趁势倾落荷钱上、浮萍上。眼前池塘并没有铺满荷叶，中间水深处，浮萍如一匹绿绒遮住了水面，一直延伸到岸边，两岸碧叶红莲，恰似缀在绿绒上的锦绣纹样。

我想起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：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。”古人诗文，崇尚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而作为一家代鸿儒，在此处却连用两个“远”字，绝非词穷之故。我曾经背诵过无数遍，从没有想过此中奥妙。在荷塘边细品，我终于体会到名篇的一字难易：距离产生美，泥腥重浊易厌，荷香轻清致远，碧叶如波涛起伏，红荷如星星点灯，远观方见势壮，远息可闻真香。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所言“文附质”“质持文”，果真所言不虚。

“绿盖半篙新雨，红香一点清风。天赋本根如玉，濂溪以道心同。”此诗咏颂花中君子，亦是世间君子的写照。环境有优劣，高低有参差，站的角度不同，可能有一时的争议，但只要保养好本真，纵使立身淤泥之中，也不失其洁，不掩其香。

雨断断续续落了许多，乌云终于散开了，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，池塘边瞬间闷热起来。我站在一块石头上，拿出手机，调好角度，拍各种姿态的荷叶荷花。突然发现，这方不大的池塘里，只要放低机位、善用光影，也能拍出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效果，随手一拍，美不胜收。我迫不及待地将今天见到的朋友看这些画面，定然会引得他们奔赴这场夏日荷花之约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石横公司)

人生何不似少年

刘井林

深夜的屏幕里，绿茵场灯火如昼，欢呼声隔着耳机漫过安静的房间。手边温热的茶渐渐凉透，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恍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夏夜，也是这样守着一场球赛到天明。那时我和同学挤在老旧的电视机前，为一个进球扯着嗓子呐喊，窗外泛起鱼肚白，也丝毫觉察不出倦意。

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。从前听这话只当是寻常感慨，如今望着赛场上熟悉的身影渐渐退向替补席，新的面孔带着稚气在场上肆意奔跑，才懂这句轻描淡写的话里，藏着多少人回不去的时光。球迷的青春，从来都是追着喜欢的球员与球队一路前行的。70后的球迷，青春是马拉多纳的架鹭、普拉蒂尼的优雅，是巴乔罚失点球后落寞的背影；80后的球迷，青春是罗纳尔多风驰电掣的突破，是小罗精灵般的盘带，是齐达内掌控全场的从容；这些年，青春的名字便成了梅西与C罗，是他们跨越十几年的双星辉映。看着他们初出茅庐时眼里的光，看着他们驰骋赛场时的意气风发，陪他们站上过巅峰的领奖台，也挨过失利后的落寞，等回过神来，他们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尾声，我们的青春，也在一场又一场四年之约里，悄悄走远了。

我常想，人为什么总对少年时光念念不忘？未必是那时的日子有多顺遂，而是那时激情澎湃的我们，心里燃着一团旺盛的火。这份火，是熬夜看球时不知疲倦的呐喊，也是刚踏入职场时，浑身使不完干劲。

刚参加工作那年，我是一名井下采煤工。幽深的巷道里，头顶的矿灯只能照出前方几米昏黄的光路。一个班八个小时干下来，浑身像是散了架，连抬胳膊洗脸的力气都没有。但那时真不觉得有多苦。交接班时，我迎着井口的风往上走，看着天边的日头一点点挤破黑暗，心里那股“要把日子过好”的劲儿，比煤还要实在，那时不懂什么“凌云之志”，只知道肯吃苦、不服输，脚下的路再难，一步步走，终能走到亮处。

后来我离开了井下，在基层当通讯员，又在电视台做编辑。日子从拼体力变成了拼脑力，熬的方式变了，但那股“熬”的劲头没变。为了写好一篇稿子，我白天跑遍矿区各个班组，晚上伏在案前逐字逐句地打磨。台灯下，稿子改了又改，仍觉得还差一点温度。那种较真，像极了年少时在球场上，为一个越

位判罚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。李贺说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，原来这“拿云”的心气，未必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它就藏在每一次不肯敷衍的落笔里，藏在每一次想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执念里。再后来，我专职做文秘，为了不让更多文字浮于表面，我没事就往基层跑。坐在车间休息室的长条凳上，坐在巷道的煤块上，和一线工人拉家常。听他们讲井下的险情、讲家里的孩子、讲对未来的盼头。我把这些最真实的声音、最鲜活的细节一一记在本子上。有人笑我，做文字久了容易世故圆滑，何必还这么“轴”。可我却觉得，越是往前走，越不能丢了当初那份扎根泥土的踏实。少年情怀从不是一时的热血上头，而是走过再多弯路，见过再多世事，依然愿意沉下心做实在事，依然愿意对世界保有那份笨拙的真诚。

这种“轴”劲儿，在我老友老汪身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。年过花甲的老汪，跑步不过四载，却成了马拉松赛道上亮眼的身影。全马破三，那是众多业余跑者难以逾越的高峰，他却硬生生凿开了大门。他把早年经商练就的精细思维全用在了日常训练里，2025年全年跑量5252公里，平均下来每天14公里，风雨无阻。保定马拉松他初次叩开3小时大关；今年3月无锡赛场，又跑出2小时58分27秒的个人最好成绩。这般强悍的韧劲与速度，连很多正值盛年的年轻人都望尘莫及。每次看他冲过终点，汗水顺着脸颊滴下来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跑者的疲惫，而是一个少年得偿所愿的快意。

从百米井下的采掘工作面，到跑遍各个班组的采访路，再到伏案打磨材料的台灯前，一晃三十余载匆匆而过。身边共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就像我守了半辈子的世界杯，赛场上永远有新人携着锋芒登场，也永远有老将带着荣光谢幕，可足球带来的感动不会消失；我们会老去，可心里那份敢闯敢拼、认真活着的劲儿，永远不会冷却。

此刻，屏幕里的比赛结束了，我却不想起身。镜子里的人满头华发，哪里还有半分少年的模样？但我知道，只要还能为一篇好稿子熬到天明，还能有一次下井的见闻心头一紧，还能在听到感人故事时眼眶发热，那么，人生何不似少年？真正的少年，从来无关年龄，只关心境。只要那团火烧着，我们就永远年轻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)

匠心长歌

裴书红



一抔土藏千年火，半缕丝牵万古风。梓匠咬合时光秘，针丝绣出日月明。老匠指尖凝霜雪，新徒额角落星虹。锤声敲醒沉睡木，刻刀裁破混沌空。银箔锻作流云细，竹篾编成长岁丰。不是寻常烟火技，是藏文明骨与宗。青丝熬作霜鬓色，匠心未改旧时衷。薪火相传无断处，千秋技艺映苍穹。

(作者单位:包神铁路神朔公司)

为自己的热爱活一次

王泽民



黑夜擦亮我的眼睛
摘下我的面具
坚守着我的底线
过期的事物
就像燃尽的灰烬
我的身体里住着一场野火
它烧穿那些过期与虚伪的皮囊
余烬中它认出那个不被修剪的自己
宁可活在野生的荒芜里
不被世俗的风修剪
不被虚无的日子一点点吞掉自己
真正的爱应该是彼此的伯乐吧
——在野火与苍凉的尽头
认出同样带着火痕的你
此刻 我只想静静地……
为自己的热爱活一次

(作者单位:宁煤公司)

平凡的戍守

王多鹏

秒净尘消唤日醒，
花繁树茂踏月归。
风霜雨雪留清影，
橙衣无言戍天明。

(作者单位:龙源辽宁公司)

家园

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



野奢

张金剛

初闻“野奢”一词，源于隐在太行山深处一景区推出的一款“野奢帐篷酒店”体验新品。我虽未曾住过，却从高低内外各角度、四时晨昏各时段的照片、视频里细品过，着实是种回归自然、亲近山水的理想生活模样。这“奢”，奢在自然，奢在极简，奢在“放慢的节奏”，是一种沉浸在天地之间、山水之间，纵情乐享的生活方式。

紧张忙碌的工作暂告一段落，我才下决心，邀友向山而行，野奢一把。那山间，有我向往已久的世外桃源、原始村落、农家味道。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，近山刚刚闪退，远山瞬时近前；一路之上，大山起伏绵延不绝，且愈行愈深、愈高，胸中生出“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”的豪放诗情。

我默念着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“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小山”，将车停在“水源”处、“一小山”前。果然，“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”。我们便驱车，“从口入”，点亮手电筒，在洞内摸索前行。虽不至于“初极狭，才通人”，却是阴暗崎岖，一路攀高，彼此相携照应，行数百步，方从有光处出洞。顿时豁然开朗，与一泓绿水撞个满怀。这便是网红打卡地“世外桃源”了。

美其名曰“世外桃源”，不过是上世纪依谷而建、隐于深山的蓄水塘坝而已。“高峡出平湖”，湖水似翡翠；且恰有山民为方便出行而开凿的山洞相辅，便被山野探幽者冠以“世外桃源”之名。多地游客纷纷慕名来到陶渊明笔下与自己心目中的“世外桃源”，感受逃离城市，走进山水的诗情画意。

虽然，我也是未能免俗地跟风而来，却从心底感慨不虚此行。那被青绿山峦环抱捧起的青绿深潭，倒映着群山、草木、流云；清风抚过水面，撩起粼粼微澜，向前，不知起于何处，消于何处；风中送来清新的青草香、荆花香、泥土香，我尽情呼吸着山野慷慨的馈赠。

同样沉醉的，还有跟着旅游攻略前来的北京一家人。姥爷和外婆女坐在岸边岩石上专注地写生，女婿坐着马扎，甩起鱼竿，闲钓一段寄情山水的闲散时光。母女俩相依而坐，摇着团扇，说着闲话，幸福随清波、清风荡漾。而我与友，和工作于雍和宫的老先生攀谈几句后，绕水漫步，涉水玩乐，好生惬意。

山里人家，居于高山之上。一条宽展的柏油“天路”自山脚向山巅甩去，甩出天成的蛇形曲线，甩成丝滑的墨色飘带，送我们悠悠然、欣然地将山谷、山尖抛在身后，向高山、向云端。不知拐过多少道弯，一座古朴安然的村落闪在眼前。

屋舍俨然，石路弯弯，树木葱郁，庄稼油绿……虽有明显用心打造的痕迹，但极具年代感的原始村落生活场景，还是令我倍感亲切，恍然穿越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童年岁月。彩色天然石块砌起的房基及半截墙体，似是浮现出我们杂乱无章、不知所云的粉笔或木炭涂鸦；房檐下悬挂的荆条篮子里有烧饼、饼干、糖果、糕点的丝丝香味飘出，勾着我的馋虫；伸出院墙殷红压枝的桃子，再诱人，我也不敢攀墙摘食，院内大爷大娘、叔伯婶嫂的呵斥，仍心有余悸；院当中，磨盘、石头垒成的桌凳，似是摆着喷香的饭菜，家人围坐，其乐融融……

古村落乡村游，当是时下流行的野奢体验。近乎原始的烟火气，最抚浮躁的凡人心。坐于石桌前，静待一道道农家饭菜次第端上。农家饭馆的主人很勤快、很用心，养了鸡、种了菜，打理着庄稼，保留着传统厨灶和厨艺。腌肉、豆角、土豆、粉条、豆腐炖菜，是我们这一带的地方特色，丰盛、温暖、豪爽、热情、包容，总也吃不烦；金黄的摊鸡蛋、翠绿的拍黄瓜、红艳的糖拌西红柿、爽口的酸辣土豆丝、喷香的小鸡炖山蘑，对味儿、熨帖；整两口儿地道枣酒，火辣、够劲儿。吃几块油津津的烙饼，喝一碗香喷喷的杂粮粥，啃一根金灿灿的煮玉米，犒劳了肠胃，更安抚了心灵。

站在出村的路口山崖，望向远方的水墨山峦、高天的变幻流云、近山的原始森林、脚下的如练“天路”、眼前的烂漫山花；吹着山风，听着鸟语，回望村落，顿感人间美好，人间值得，不过如此！

山野无言，自然不语，但却奢侈以赠；得闲，何不奔向山野，融入自然，赴约奢侈，开启一段野奢向心之旅……